

少司馬谷公文集

後



少司馬谷公文集

山東海豐谷中虛子聲甫著

書札

與孔文谷



想係好道

往歲驅馳冀南。每過汾陽。即親炙道範。竊聆玄

旨。睽違以來。忽已三載餘。然佩至言。懷明德。今

猶昔也。緬惟公道心精一。悟徹無生。諒不倒識

業。或自得出世法。小子年來篤志斯道。願纏絆

塵網。欲脫未能。何時漏盡。結解從吾所好。邇者

言從剛見之意

受益良多。今雖

睽違。三載回思。所

受猶如昔日此

出一段

東陽胡清虛子姓命之學。真有師授。遠近士大夫多從之遊。殆異人也。淘沙見金。乃其所口傳者。敬寄一本奉覽。江郎先生遂謝世矣。然向時見其絕粒幾二十日。而神氣如常。逝之日靜定不亂。具書謝潘臬諸公。囑後事。乃坐而化。隔日歛手足尚和柔。顏色若生。亦甚異矣。不知公亦曾聞否。茲因先臺赴任之便。謹此奉候。臨楮馳神。欲言不盡。

荅臧南塘將軍

昨數致書。恃知愛。輒披露肝膽。脫畧形跡。執事者。倘訝其言之深。則不佞獲罪多矣。竊見今之世。友道日微。相與者。率面諛而背議。其厚者。以情意繾綣。握手示肺腑。然逆耳之言。則緘口而莫之道。此俗態也。慕公高誼。爲道義之交。豈可效世人泛泛哉。茲辱垂念。遠賜華翰。兼之豐儀。過於隆厚。其何以當之。公律已甚廉。養士甚厚。僕愧不能捐俸以助。乃更以白金惠我。寧能自安于心耶。諸貺敬領。惟白金還之。貴府中不敢

附使返壁者。恐蹈不恭也。公此行必建蕩平之
勳。但與劉草堂共事。須善處之。知己難得。而同
心更難得。今人臨小小利害。便落井下石矣。况
功名之際乎。惟有容德乃大。惟有忍事乃濟。我
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小不忍則亂大謀矣。
願公體之。使回謹此附謝。僕四月初自武林發
舟。徑詣楚中。相違漸遠。再晤何時。惟傾耳以聽
捷音。臨楮馳神。欲言不盡。

與羅近溪

別道範幾二十年。乃得會晤於宣城。坐春風而
沐千頃之波。足慰平生。又獲瞻二妙之高朗。聆
上乘之真詮。何幸哉。且旬日之間。傾倒不一。尋
幽勝於雙菴。眺景物於疊嶂。禪榻清論。鼇峰奇
觀。飛觴文昌之臺。泛舟明月之下。雅懷逸趣。令
人夢寐不能忘。匪三生有緣。何以得此。兄丈風
德。扇揚政。通惠洽。修禮正俗。興學育才。其視規
規於簿書期會之間者。殆霄壤矣。况光霽胸襟。
煙霞氣味。塵機俗態。洗磨淨盡矣。所謂佛子。請

名公後集
仙者非耶。弟參侍旬餘。潛消鄙吝。願根器淺薄。習氣深重。願學焉而未之能也。然敢不勉力修持。以求自附於同志之末。而甘自棄哉。馳驅南下。違教益遠矣。萍踪浪跡。後會未卜。何地何時。尚因便風。時賜督誨。以警其情焉。乃所至望。使旋肅此布。悰若夫謙惠稠疊。情意繾綣。非筆楮所能陳謝。惟銘之此心而已。乞炤亮不備。

與鄭平湖

赤城別來。倏將易歲。感時縈思。與日俱積。南信

守台懋樹奇勩。今得公復鎮于茲。前後相承。芳名並著。又皆吾東土之才也。豈不盛哉。但台之陸兵多獷悍難制。必須先以恩信結其心中。有干紀者。然後借一人以行法。切不可槩加于衆。若事關衆怒。卽當審處。慎勿輕發。蓋衆怒不可犯也。體三軍之情。而不任一已之喜怒。操縱鼓舞。此乃統馭之要。然將之機權。在能使人爲我用。不難於能用下之人。而貴于能用上之人。古之名將。使下畏愛。而上信從。斯建功立業。而無

擊肘之患。公性直難忍氣。急易動。其於上下之際。萬望留意善處。恃鄉曲之雅。知愛之素。輒進狂言。諒不深訝也。人便敬此附謝。再晤何日。臨風無任惓惓。知已知被之諫

與戚南塘

平海之捷。中外稱快。且息積寇之雲焰。消全浙之禍胎。豈但有功於閩中已耶。遐聞此番用兵。比前更奇。沉機秘謀。神妙莫測。成功之後。諸凡處置得宜。而未見敵者。咸分功與之。甚善甚善。

如此舉措。足見公涵養學問得力處。此乃天德也。豈世之專用志於功利術數者可比論哉。但酬功之典。真者薄而假者厚。此何說也。世間宜假不宜真。大率類此。可笑可嘆。僕不敏有一語奉啓。功高者莫賞。名盛者生嫉。吾兄功高矣。名盛矣。且造物亦忌多殺。干戈非可久弄。若地方稍寧。便當早圖退步。一着達盈虛之數。察倚伏之機。此子房所以願從赤松子爾。若夫知進而不知退。譬之乘舟而冒洪濤。沿蹬而躋疊嶂。至

於中流風波絕巔。危險不能自由。却思兩脚踏
實地。何可得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英豪。
盖可鑒矣。僕在仕路已二十年。今精力疲而意
氣倦。不久當告歸去。採藥于秦岱。垂綸于東海。
聊棲跡于靈岩。還訪真于牢山。倘兄能見機。當
共結同心之盟。期爲方外之遊。何如何如。偶因
人便。特寄此奉候。至於感刻雅愛。懷仰風猷。則
非筆楮所能旣其棕也。惟心亮之。

與李梅臺兵部

恭惟鴻猷遠畧。衆望所屬。鈞樞重任。

帝心特簡。所謂錯節盤根。別利器。安危須仗出
群才者。豈不信然哉。但京營事體。與外面不同。
更張闔闢。最當慎密。大率宜漸不宜驟。先恩而
後威。上下掣肘。處處更須調停。區處難以直行已
志。然不可飲衆怒難犯。且近

九重之位。處百辟之間。握三軍之柄。一言一語
俱有關係。語必思而後發。事必處而後行。惟公
蓄意焉。台明燭幾察微。審時度勢。素有定見。今

當重任。胸中自有經綸。固無俟於鄙言之喋喋。但小弟孱弱。知愛深至。匪他可倫比。不敢不盡其愚也。至於建奇勳。樹弘業。流芳聲。爲國家擔當大事。上紆

聖主宵旰之懷。下慰蒼生安攘之望。乃公所優爲者矣。茲謹具菲儀。留承天府。恭候尊駕過臨。時奉上。少伸賀忱。併此布悃。若夫肝膽之誨。骨肉之愛。高誼雅情。惟有銘刻此心。非筆楮所能陳謝也。弟於是月六日。早發鍾祥。擬抵夷陵。由水路入蜀。相違日益遠矣。三巴遊子。回瞻北雲。豈勝馳戀之至。

寄壻葛龍池

別賢婿將三年。懸念切切。茲轉蜀中。因路迂不得旋里相見。徒增悵然。邇來進修如何。學問以涵養德性爲主。德性醇粹。則文藝自精。未有根本盛而枝葉不茂者。涵養功夫。當於自己氣質偏處省察。克治久。則氣質變矣。須此心定靜。常惺惺不放。念起卽覺。否則昏昧縱逸。便不自知。

昔人云。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年與時馳。意與歲去。悲歎窮廬。將後何及。吾甚愛此言。最切於學者。然緊要在先立志。立志便當爲聖爲賢。立得志定。自然脫凡近而遊高明。孔夫子十五卽志于學。至於從心不踰矩。還是志學到渾化處。非志之外別有學也。吾甚悔少時不曾立志。終日拈章摘句。雖僥倖取得科第。畢竟空踈無本。不過天資用事。碌碌爲庸衆人而已。賢婿當及時勉學。切不可悠悠虛度光陰。昨在浙中刻文清要語二冊。今寄去。時時覽觀。卽如對嚴師友也。欲言不盡。與憲副王繼津

辛酉之秋。過倦里登華堂對酌論心。別後忽已三載餘。踪跡南北無由再聚。念如之何。今之時事不難處。而難於調旁議者之口。故任事益力。則口語益多。此仕路所以崎嶇。而宦海多風波也。干將莫邪。惟當盤錯。乃見其利。麟鳳因聖王之瑞。不知者視之爲怪異。然吾輩自處。則惟有

義命二字。虛管謂聖人義命合一。賢者以義安命。至於毀譽得失。乃身外物耳。何足掛之齒牙間。虛近日好讀二氏書。楞嚴圓覺道德南華。其論性命。與吾儒宗旨相合。細玩之。自有所得。若悟徹。卽見本來面目。豈但可以消塵紛。解世累哉。高明以爲何如。茲因令親往便。謹附此奉候。遙睇燕雲。神與書並馳矣。具將遠意。統惟崇禱。

答陶心齋縣令

達辱翰教。誦之再三。宛然如見顏色。兼承贖贖。

其何以當。刻感刻感。吾兄治難治之邑。而注措裕如。聲譽勃然。振起盤根錯節。以別利器。豈不信哉。大抵頑梗之俗。憤其難而以太嚴制之者。失之激。懼其難而以太姑息順之者。失之靡。激也。靡也。此頑梗之所以日甚也。善爲治者。酌其勢而張弛之。統其機而操縱之。則威疑惠流。衆畏且懷矣。高明以爲何如。讀來諭。乃知兄深知玄理。亦曾有所遇乎。弟於此道。一無所得。然竊有志焉。願羈於世網。未能擺脫。今日且隨緣消業。待

漏盡結箴始得從吾所好耳。昔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不向遲。每念此語，未嘗不驚汗沾背。然修真者有三：須要有根器，要積功行，要遇真師。但信心不惑，卽是根器。在仕路正好積功行。若根器厚，功行深，莫愁真師不遇也。不知吾兄以爲然否。

寄劉三川方伯

昨寓荆門，曾具啓謝。想已塵去口覽。弟因避夷陵，巴夔路險，乃從襄陽入蜀。然鄖西一帶山徑崎嶇，亦甚過危。險處令人驚汗。古稱蜀道難，不意楚道之難亦如此。蓋今之楚道卽古之蜀道也。所幸過均州得遊玄岳，登絕頂之上，孤峻凌霄。萬山盤轉環遶，皆朝其下。金殿瑤壇，高枕紫霞。憑欄俯瞰，迥隔塵寰。極目遠眺，直入天際。真宇內奇觀。是夜宿太和宮，至半夜聞磬聲鏗然，攬衣起坐，塵機都息。見寒月穿窻，出戶獨步。長空如洗，萬籟澄寂。月又移掛松梢，仰瞻星斗，近若可捫。四望山谷，清輝照映，佇立靜聽，似聞步虛。

聲。少頃巖壑生煙。雲氣瀾瀾。飛鏡欽光。不辨峰
巒。俄而天風颭颭。響動林木。煙飛雲馳。諸峰隱
見。倏忽延佇。既久。清寒逼人。乃復就榻倚枕。風
聲入耳。不能寐。移神默聽。始夢蝴蝶。東方將白。
復登天柱。觀日初出。光霞殊異。倒射晴空。不可
形狀。若非冠裳拘束。便如孫太初狂走大叫矣。
至於七十二峰之奇。絕三十六岩之幽。虛二十
四澗之逸。遷雲磴萬級。天門三重。丹池靈湫。仙
窟石室。龍井雷洞。風穴星牖。竹徑紆曲。松杉茂
密。好鳥名花。蒼幹異卉。神仙遺蹟。騷人題詠。難
以殫述。與夫宮觀之盛。三十六所。雄壯巧麗。丹
碧炫耀。其餘高閣危樓。千門萬戶。笙簫縹緲。羽
客逍遙。景物佳勝。殆天下名山所未有也。宦遊
過此。頓起物外遐想。第行色匆匆。未得盤桓盡
興。然亦了却宿願矣。茲抵荊州。因諸役回。再此
附布。計此時佳音已到。顧萍踪日漸。僻遠不獲
早見。邸報奉賀。或稽遲耳。臨風瞻戀。不盡欲言。

寄陶心齋同年

奉別多年。同榜兄弟。寧獨恣然不與思耶。側聞善政宜民。芳譽日播。又豈漠然不生喜耶。顧有司之頭緒繁。上司之耳目衆。衙門之奸弊易滋。閭閻之疾苦已甚。須用意精密。綜理勤敏。禁防周慎。撫字真懇。庶克有濟。大抵作令以獲上。爲要。而得民心。乃所以獲上也。然財者。民之膏脂。故傷財必至於害民。愛民莫先於節用。而檢躬其本矣。兄高識弘才。必優於措理。然同年非他人比。是以輒盡其愚。想照亮不以爲訝也。人便謹此奉問。懷企之悰。匪筆楮所可悉。

上少宰茅見滄老師

昨遊僊里。出入師門。日近台光。時聆面命。華堂讌待。每款坐于春風。武林拜違。特遠餞于河滸。德意甚渥。感激奚勝。自浙抵楚。悵踪跡之旣睽。由楚入川。苦道路之益邈。望山斗而雲阻。勞夢想以神馳。恭惟老師。聲名爲四海所具。瞻謨猷膺九重之隆眷。今台席尚闕一老。蓋聖主屬意我公。調鼎允賴。鹽梅出綽。諒在旦夕。

卽當還于廊廟。豈又戀于湖山。匪但小子之私情。實乃蒼生之素望。中虛夙荷造就。倖叨保釐。官級漸躋于崇階。仕途敢忘于發軔。顧駑乘易蹶。蚤負難勝。蚤夜以思。顛覆是懼。惟圖少樹乎尺寸。庶幾無忝于門墻。謹裁專候起居。菲具奉將忱悃。睹飛鴻而增遐念。臨尺楮不盡欲言。伏冀明慈。俯垂鑒照。

與司馬楊虞坡

頃肅啓陳謝。伏蒙溫諭下答。恭捧莊讀。不勝榮幸。不勝感激。虛領事已三月餘。地方夷情民瘼。延訪深思。求所以拊綏之方。制馭之宜。今亦畧知端緒。但耳聞不如目見。口談必須身經。擬過五六月。仍躬歷諸郡邑。及松潘疊茂建昌叙瀘一帶。凡邊圉之弊蠹。閭閻之疾苦。與夫文武之才品。果灼見真知。乃敢區畫議處。次第陳奏。虛荷門下培植引拔。濫叨此官。幸際公秉鈞當樞。誠千載一時也。虛雖鈍劣。亦必竭力驅馳。豈敢玩愒苟安。不少圖尺寸之樹。以酬報知。遇歲謹

恭問台履萬福。伏祈垂鑒。

答楊震坡

頃者恭領鈞翰論及天全土舍事。仰荷留神。幸甚幸甚。高定被番夷殺敗。走入冷積寨內。欲糾衆報復。卽遣人曉以禍福利害。一面傳諭諸番。不許黨助。一面令原任遊擊周宗領土兵一枝。壓於境上。定勢窮力孤。乃畏罪投歸。論法因當處治。但察其所轄土民番夷之心。尚繫屬之。又彼未敢干犯有司疆界。其親族亦無堪承襲者。因此姑從寬安插。責令與楊時譽歃血明誓。解警息爭。將其平日撥唆奸徒。盡擒拏置之於法。另爲選立目把。保守地方。今已帖服矣。其黃中盤據支羅十有餘年。因事關兩省。牽制姑息。此酋結黨負固。遽難剪除。治之太急。恐其煽動諸夷。已委官勘處。如其束身出首。且待以不死。可也。若陽順陰逆。須兩省協謀。除此禍根。邇來熟視四川夷情。惟在駕馭得宜。不可輕易動兵。蓋山谿之險。難以久持。種類之繁。難以盡剿。巢穴

之固。難以深入。若有作孽爲患者。先曉諭撫勸。不聽。則張兵勢以挾撫其黨與。而治其首惡。果恃衆猖獗。罪狀難宥。但當以夷攻夷。乃計之得也。所以處支羅之寇。不過如此。伏乞裁示。跂望光慈。曷勝戀慕。懇切之至。

與侍御鄭範溪

頃承玄誨。機鋒直截。令人拱手退步。無著脚處。小子學道將十年。尚沾泥帶水。乃高明頓悟。若此。蓋根器閎厚。是以觸處洞然。非所謂妙契神解者耶。虛數日來。亦頗洗心守竅。積勞成損者。漸以補復。若舊矣。昔人云。動中須習靜。忙裏且偷閑。斯言似佳。近見一禪師却云。動中習靜。原非靜。忙裏偷閑。豈是閑。更覺有意味也。如何。

與趙劍門

歲前啓上。計已徹門下矣。虛叨後名邦。深愧碌碌。無毫寸補益。偶聞移徙之命。已束裝詣境上。候代。不意忽有龍州之變。逆酋初謀。以撫按俱將離。地方又值歲暮。內地不備。松潘將士。以正

旦賞番牽制不得動。諸衛所官軍素脆弱不足畏。各土司兵皆寫遠。雖調不能卽至。遂縛賀叅將殺土官王僉事。據龍州城。發兵守明月關。斷鐵鎖橋。以阻絕松潘糧運。塞土門以困青州。急攻大印等堡。多用金帛勾引白草等寨。諸番皆乘機煽動。蓋逆酋積惡有年。禍心叵測。而將領兵備復駕馭失宜。遂敢狂悖如此。幸而官兵速集。四路並進。咸扼其險要。逆黨不得猖獗。今已奪氣。旦夕當授首矣。緣變起倉卒。地方安危所係。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若候請旨方行調發。恐萬里遼邈。耽延時日。乃不得已。以便宜行之。蓋解倒懸而拯焚溺。其勢不容不急耳。倘廟堂有疑。懇祈我翁主張維持之。幸甚幸甚。

又

龍州之變。逆酋狂謀叵測。仗仰威靈。幸卽平定。但善後之計。必須更置一番。乃可經久。蓋龍州土司原係流官。其土民雜處郡邑之間。亦編設里甲。凡所習尚。與地內編氓無異。薛氏之祖薛

文勝者在國初時。因潁川侯取蜀。率衆歸附。除知龍州。洪武二十年。改任土官知州。至宣德年間。薛忠義從征番夷有功。始改陞宣撫。以土地人民與之。俾其世守。然不得擅殺事。必申請。大畧與軍衛相似。較之播州。永寧。夫全諸土司。羈縻者不同。且其地爲松潘咽喉。三面與州縣相鄰。密邇成都。非邊徼比。緣近年以來。待土司太寬。惟以姑息懷柔之。綱維漸弛。故土官之驕恣日益甚。率多弗靖。以爲中國必不能以法繩之。以威加之也。國初分置土官。本欲犬牙相制。今則彼此交通。互相觀望。而薛兆乾逞其克復。乃亦效尤。先年議設叅將。同城住劄。正以防微杜漸。而彼之包藏禍心。自此始矣。加之兵備。僉事趙教疾之已甚。叅將賀麟見柔猾推避。不能駕馭。遂敢悖逆。至此議者。僉謂宜乘此時。改土爲流。或改爲軍民指揮使司。庶地方可以久安。斯爲計之得也。事干更置。關係頗重。謹備具始末。仰請台裁。

與侍御鄭範溪

虛嘗謂善處事者。使大事轉爲小事。有事轉爲無事。若處天全者。則反是。才難不其然乎。所幸至首。潛伏未敢發。及今轉移。或不甚費氣力。然非得臺下明諭。則彼顧忌疑畏。決不釋然。惟蚤發以慰其所望。周宗頗有機智。在武弁中亦似可用者。但其同儕或嫉之。顧使功不如使過。倘以臺下威嚴責成之。則此人不。敢不盡心力也。如何如何。撫處牌稿詞語畧嚴。蓋因土酋狂悖日久。奸徒撥置多端。若太寬假。恐益長其驕縱。若露出激之之意。則彼得借以爲辭。以後該道益難制馭。至於左右撥置之人。若卽處之。則必挾持其首。以圖苟延。不肯束手就罪。若遂宥之。又恐羽翼其首。以圖再逞。不肯晏然而已。况其首惡久已著名。今全不譴問。彼終自疑。不若乘此窮迫之時。指其名而稍加處分。明示以寬宥之意。庶彼安心。或可消後日之患耳。鄙見如此。不識中機宜否。伏惟尊裁。

與楊虞坡

土舍高定。兇狡異常。且有奸猾之徒。爲之腹心。羽翼。不但殘害同黨。而又憑凌有司。不但憑凌有司。更且疾視該道。狂悖滋甚。漸不可長。又蘆山縣設在天全地方。昔年招討高文林。構釁作逆。攻圍縣城。殺掠居民。後動兵征剿。擒獲高文林。誅之。故高家與蘆山之人。爲世讐。今高定逞兵。恣肆切近。雅州榮經縣一帶。恒驚擾不寧。而蘆山尤孤懸可慮。似難置之不問也。蓋招討司地方。與州縣參錯密邇。其衙有流官首領。有六房吏典。較之遠夷羈縻者不同。况蜀中土司環遶聯絡。如龍州之薛家。黎州之馬家。永寧之奢氏。建昌之鳳氏。皆與將官衛所同城。至於播州西陽石砭邛部等處。其土壤與諸邑比鄰。其土人與百姓雜居。自往歲借各土官採運大木。此輩遂因而驕縱。邇來多不聽上司節制。以爲中國亦有所倚賴于彼也。如近日龍州宣撫薛兆乾。只緣安綿兵備趙僉事。制之稍嚴。乃伺其出

巡關堡。陰使人下毒。幸而卽覺得救。鮮不死。蓋土官土舍。固不可絕。以漢法。亦不可置之度外。全用恩。則彼亦猖狂。而互相效尤。專恃威。則彼懷疑畏。而或生他變。惟在駕馭得宜。不失大體而已。今天全之事。已委官多方撫處。伊若悔悟自新。則當從寬安輯。不咎其既往。若怙終抗拒。則法不可以姑息。勢不可以中罷。必須脅撫其衆。計擒其酋。另擇高氏親枝善良者而立之地。方始得寧帖耳。其楊時譽已經勘明。應該襲職無疑。但舊規正副招討舍人承襲。兩家互相保結。因是高定持此柵柄。得以護伊姊高氏壽元。及楊時譽欲圖爭襲。構讐啓釁。攻殺不已。楊時譽既係長男。屢經委官勘實。似不必取高家保結。若卽爲之具題。就起送襲職。則名分既定。土人歸屬壽元。絕其所望。高定失其所恃。而奸徒亦無由撥唆舞弄於其間。此亦解紛息爭之一策也。不知於事體可否。統祈台明裁奪。

與侍御鄭範溪

別後索居。悵悵然無以爲懷。素心旣遠。同人爲誰。欲劇談則孰是知音。欲郊遊則孰與作侶。日惟兀坐庭室。掩卷憑几。昏昏任睡。魔牽引耳。初擬季春三日離任。乃三川公尚杳無信息。而龍州之事。紛紛紘紘。司道之議。甲可乙否。此推彼誘。諸凡處分之不容暫已者。頃難丟開。因是不得已。又纏綿數日。初九日決行矣。忽承手札。實慰我悰。所諭澄心滌慮之難。誠然萬里之勅。寇易殲。一心之雜念難除。先儒已嘗言之。蔡功惟斷。乃成已私。非徒莫克。若主人常惺惺不着不昧。則無已之可克。念我也無我。則無念矣。本來無一物。何念之有。心主則種種法生。又何必除念。噫嘻。頃悟難哉。漸修之功。惟覺照耳。念起是病。覺卽是藥。故曰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更無漸次。此皆舊話頭論之熟矣。乃復提起。聊代面談耳。舟中難得景靜。蓋江流蕩激。舟人欸乃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必須移心注守。黜聽返觀。始得內外兩忘。若夜泊江干。萬

籟澄寂。斯時守竅。更覺易發。小子向曾於此得力。試之自當有驗也。大疏極妥當周詳。揆之事體。此段議論。決不可少。足見玄覽圓照。超出人意。表諸司道。咸交口互贊。以爲此疏大有益。不但事體宜然。而破疑止訛。主張公議。且詞意涵蓄委曲。思慮精徹。無復遺漏。獨牛馬默默無言耳。呵呵。五稿有次第否。木商之議如何。人旋謹此附復。容卽專布。有可以見教。更乞不吝嗣音。

與同年劉三川都憲

向者奉啓。計已徹左右。弟初擬歲前詣境上候。台駕不意忽有龍州之變。乃復留成都料理調度。今地方已寧帖矣。蓋逆酋於十二月十六日舉兵。至正月二十八日就擒。僅月餘耳。此誠

聖天子威靈震疊萬里。而逆酋罪惡貫盈。天奪其魄。豈人力所能爲哉。支羅土寇黃中。亦已畏罪悔禍。乞命求撫。旦夕當竣事矣。了此二件。西蜀晏然。惟是考察之後。司道郡邑。率多缺官耳。謹此再專承馳。迓榮戟。二月初旬後。弟離省城。

暫駐潼川專聽車馬之音。懇惟速駕以慰企望
不宣。

與同年王方湖都憲

光陰轉轂倏忽春暮三川信杳候代何時萍踪
淹留旅懷悶鬱登臨無伴誰爲素心明媚芳辰
空付流水靜坐小軒把玩吟紀偶續一首含情
莫題悰興緣何特以質問吐實告我想見風流
長笑多情狂刺史誰知竟似病司空落花自是
春無主莫向被頭怨曉風

與少司空陳梧岡

自奉代迄今忽幾一載地僻鴻稀久闕啓候抱
歉如何負罪如何三蜀今歲豐稔斗米僅值三
四分郡邑亦頗寧謐惟土夷或不靖然釁端多
自內地啓而所屬弗長慮却顧咸好大喜功動
輒請兵請糧向承面誨但靜以鎮之事果自定
其支羅之寇委官正在撫勘而夔守陳子擅動
鄉兵襲其不備乃反爲所敗遂至猖獗此二月
初間事今雖漸以消弭然已費許多氣力矣中

虛薄劣無似得步翁後塵惟恪守芳躅良矩幸
而追於罪戾第鄉國遼邈關山隔越老親在堂
音問甚疎每極目飛雲未嘗不悵然與懷也今
移之楚中雖去鄉稍近而事勢之難處十倍西
蜀任過其力益增兢惕懇冀翁有以教之恭惟
節鉞駐濟上所照臨固甚廣遠而東土蒙被潤
澤則最爲深渥矧梓里席庇又宦遊者所欣仰
也茲謹裁尺牘專人奉問起居拙作恭祝太老
夫人眉壽久完未能專致因循至今謹併上兼
薄幣將忱伏祈恕其遲遲幸甚

答張春谷

往來江浦辱禮意懃厚仰感高誼曷可云喻公
雋才異質朗識邃養盖所謂大雅乃復留神至
道豈尋常規規事爲之末者可企及哉大藥三
品神氣精精隨氣轉氣隨神後故學道以煉神
爲主我神一去便收來神反身中氣自回常要
主人惺惺不昧便能破幻不染于景矣公靜觀
之乃見其驗宮旋附此奉候併謝尊翁壽文強

勉奉命但鄙俚不成章莫能闡發潛德之光耳
外寶藏論一冊淘沙見金一冊又文清要語二
冊奉覽

荅戚南塘

閩楚相去迢遙乃數勞遣使遠致教言仰知老
兄所以注念鄙人者甚懃惓此情此德銘之佩
之何可言何可言承示處置廣東機宜極是極
是今之時赤心爲國家真意濟蒼生者幾何
人哉所謂捱與瞞豈但廣中爲然耶可歎也問

有喜於任事者乃又邀功近名識不高而慮不
遠每覽載籍見前輩處事目前若不甚快人意
而圖謀深長經畫可久皆匪夷所思其識慮誠
不可及也吾丈用兵如神百戰百勝此固才猷
出衆而赤心真意以報主救民允足以格

蒼穹而動神明佑之助之是以所向無敵也顧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可喜用不可久用若常
勝之家尤不可自恃蓋盈虛消息自然之數天
地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願公自今以後百凡

持重慎勿輕敵如何如何僕邇來病脾瀉調理
不愈飲食減少精力漸不能支擬上疏乞骸骨
東歸不意復叨陝右之命彼中有秋防又且
不敢言去事與願違柰之何哉茲候代方却簿
書閉門靜養使旋敬此附謝臨楮不覺喋喋雖
喋喋亦不能盡衷曲也此後僕詣關中相望益
隔天涯音問往來更難矣又不知此生再獲合
併當在何地何時春樹暮雲曷勝悵惘老兒已
弄璋乎便中幸示知之

與同年王西石

向在蜀中具啓奉候不意彼時檠戟尚駐遼左
差人遂持書而旋誠悃未達抱歉殊深五月間
抵武昌卽病濕瘧痢交作更患脾瀉至今未愈
病與懶合乃久缺致敬因循至今愧罪何可言
貴鄉今歲災荒異常蓋自六月以前大水又自
七月以後極旱田之近江湖與地之在高阜者
俱無收熟由是三農絕望目今百姓困苦已甚
郡邑倉廩在在匱乏弟日夜焦思拯濟無術奈

何奈何昨已兩次具疏奏災狀俟分數勘實仍
再奏乞蠲恤但恐司計者執泥常格未肯通融
全藉重主張務期一處以慰嗷嗷之望不然災
感人無聊賴又急於徵輸其勢必驅而爲盜倘
竊發嘯聚而後撲弭之晚矣此地方之大可憂
者想台慈垂念桑梓更切固無待於鄙人之喋
喋也謹此奉候與居臨楮縈思無任馳神之至
外副啓所陳皆關係地方萬望公會當事者委
曲一講倘獲酌處議允誠地方之幸也又向日
所奉原書併呈尊覽用見萬里懃倦之意云

與吳望湖

往歲幸過僊里得一瞻顏話舊別後踪跡萍梗
無由再謁門下惟有馳神嚮往而已我公誠與
才合道高德盛海內搢紳咸切山斗之仰

宸衷簡注特起東山總秉臺綱風動寰宇正人
當軸士類彈冠君子方亨世道日泰公之一身
實群望攸屬 國家所倚恃以爲重者矣中虛
才質甚劣曩筮仕之時公儼然臨之行可爲法

言可爲則虛仰觀儀刑祇奉規誨幸得免於大
戾乃至於今日之叨竊者皆賴公昔日之培植
也恩德深厚銘刻肺腑曷敢忘二十年前公曾
寄手示云功利溺人甚於陷穽惟當完養本心
終始如一不受變於俗今人只欲作好官不欲
作好人惑之甚矣誨言真切迄今服膺每蚤夜
兢惕惟恐墮落有負明教顧年來苦於多病精
力大不如昔蓋根器淺薄分量只如此不宜久
妨賢路倘得及早歸去乃至願也虛以支羅會
剿之役自舊歲九月間詣荆南料理至新正廿
後始竣事旋武昌因是久稽啓候愧罪何以自
文茲謹裁尺牘奉問起居兼布積悃伏乞台慈
原亮不深罪其遲慢仰體清嚴不敢具禮惟粗
扇粗補并小書侑啓乞叱留是望

答汪南明

與公別忽又數年閩楚相去又數千里顧神交
意契雖數年如一日數千里若咫尺也公炳文
懋業振聲寰宇鈞衡柱石之任行將擔當之茲

輿論非佞中虛綿力強支日懼顛躓且病態種
種未老而衰今鬚鬢皤然成一叟矣自惟根器
淺薄分量只如此知足知止豈敢久妨賢路哉
茲領台翰諭高辭古捧玩再三若珙璧不能釋
手兼佳幣之貺何克當禪經遠寄更踰於十朋
之錫虛嘗欲刻道家老子關尹子列莊二子并
釋家此四經共爲一部以表章性命真旨乃四
經先刻之閩中信此心之同然也乘便惠一部
河如伴旋肅此附謝餘容嗣布惟台亮

與劉三川都憲

頃承示教佩感至意兩省兵集賊已破膽掃蕩
在指日間但所慮者統兵文武或分彼此而各
枝士兵爭功奪利倘自生釁端反悞事機誠關
係匪細昔唐以十二節度之師潰於相州當時
李郭亦在軍中而不成者正以諸將不和兵
雖多而節制不專也今宜同心協謀共了此事
各道諸將協和尚恐諸頭目各軍兵爭奪若統
督者一相矛盾則所部之衆承意望風無所顧

忌釁端一開縱能平賊未爲全美且彼此相妬
相忌相謗相毀妄生議論訛傳流布將有大不
便者弟已諄諄丁寧湖省當事者惟冀台明亦
一禁諭大抵平賊之後大家論功此事理所必
然者亦何須較計哉但恐諸人所見者小所志
者私萬一致有紛紜反貽笑中外耳不知公以
爲如何肅此奉啓餘容嗣布不盡

答劉三川

百戶李茂齋手札遠諭謹領悉楚中將士調遣
已久惟是轉運艱難糧足而兵卽至矣否則萬
餘之衆倏到境上而無以資給將若之何湖省
兵食公所熟知且素未料理一旦舉事又值災
傷異常諸凡措處最難而糧餉之難尤甚千里
輓運則士有饑色湖廣之去支羅奚止千里日
今諸郡邑饑饉不熟雖有官銀何處收買是以
不得不仰望於門下以濟其急若往年會剿故
事較之今番不同蓋時異勢殊似未可拘泥兵
雖各地事則一家惟當同心協力以靖疆圉勿

分彼此乃大義也如何如何謹此專官奉啓餘
容嗣布兵事機宜伏乞指示佇望佇望

與周遊擊

人來始知將軍屯兵南浦目下必收大功但兩
省會剿諸將分路必須同心併力乃可濟事兵
雖各屬事則一家勿分彼此最善也又此舉以
殲厥渠魁爲要務其脅從黨與當招降解散之
士兵好殺須極力節制一將功成萬骨枯念之
念之使回草草附此不盡

答劉三川年兄

頃承翰教仰見公大公無我之心迥異尋常萬
萬欽服欽服日者川東妖氛作孽旋即掃平公
雄威壯猷震播遐邇矣此輩互相鼓煽以丑年
當興在北直隸河南者遂相繼而起在西蜀者
亦卽應之今俱蕩滅誠南北蒼生之福也
廟堂之上每以此爲慮妖賊旣平宜速題以慰
上心其黃中已獲亦當題

知敢具疏稿呈覽請尊裁至於黃中餘黨卽當

招降解散以空其巢穴庶此事易完兵得早撤
可以省費蓋黃中子弟濟惡固亦可惡但其餘
附從之徒及大小男婦尚有數千若破寨剿滅
殺戮大多恐涉於慘弟心有所不忍想公好生
之德亦必不肯耳况此類有兄弟妻子有族黨
親戚有房室田地有家貲產業墳墓比之倏忽
嘯聚之寇流劫郡縣之賊不同其禍本由於黃
中之犯罪逃匿始事因與縣民爭田讐殺而萬
縣杜志深等俱係土豪亦皆結黨立寨藏甲操
戈報復私忿劫掠財物桀驁自恣不聽有司約
束與黃中無異公細詢之可知也至於今春雲
奉萬三縣人戶被賊搶劫則夔州知府陳時範
聽杜志深等輕舉妄動有以激成地方之禍良
可恨也故盡剿餘黨不但有所不忍亦有所未
安若萬縣諸豪民必欲盡剿者一則目前可雪
讐殺之忿一則日後盡種膏腴之田而川中監
軍統兵者亦議攻剿蓋以黃中降湖廣頗抱不
平之氣又畏公督過之欲多殺以爲功耳殊不

思川湖所共者一事此事所重者首惡首惡獲
則散餘黨議善後罷兵息民而事完矣何苦多
殺人以為功也矧數千人併力一心以死據險
豈肯束手待戮官兵能保其不損傷乎困獸猶
鬪其勢然也若曠日逾時師老財匱更有可慮
且湖省勞費兵糧專為四川如四川以湖廣不
當受黃中之降即將黃中送赴四川湖廣原只
為四川獲賊非圖邀功要黃中何用但湖廣糧
運歷崎嶇千里轉輸萬分艱苦正合士有饑色
之戒無可奈何得早完一日則省一日之費又
楚中郡邑災傷盜賊繁滋修築堤壑賑濟饑荒
皆一日不可緩者弟乃為支羅么磨久羈夷陵
夷陵僻在遠山之中諸凡料理不便而歸州巴
東巫山一帶往來傳報甚苦於應付之難歲云
暮矣事無了期三軍疲於久露百姓困於久輸
此皆兵家所忌者恃知愛乃敢直陳事勢盡據
胸臆惟台明鑒而察之不深罪焉幸甚幸甚

與兵部三堂并職方司

昨支羅用兵首惡聞諭面縛餘黨聽撫投歸者
因本部原題奉

欽依止將黃中縛出餘人姑置勿論是以湖省
持此以示信群夷信此以求生今新附之衆瘡
痍蕩析棲處山谷之間採蕨而食僅活性命安
插已定可保無虞乃川東豪民卽據其舊巢占
其故土挖拙其墳墓殘毀其尸骨慘不可言又
復騰議云黃金等皆賊首也與黃中無異擁衆
結聚終爲川患必欲將其弟姪妻男盡殲無遺
其族屬黨與俱遷徙流離填之溝壑然後長吞
其膏腴之地痛快其讐忿之心川中當事者從
而主張之在川民則生事啓釁欲加餘黨之罪
在川官則幸災樂禍圖報不平之忿夫 國家
馭西南諸夷其要在蓄威昭信威不可損信不
可失故誅其渠魁以示威宥其餘黨以示信威
信兩全斯馭夷長計也今黃中旣正典刑宜卽
明示其子弟族屬人等俱不究問以釋其疑畏
可也若如川中橫議根連株逮又復追究其親

屬則餘黨驚懼人人自危必竄入各土司夷峒
互相煽惑彼此擾動恐邊圉無寧靖之日矣大
率苗夷之性多疑柔之則服激之則亂惟在處
置駕馭不必攻殺剿除今支羅之後川省攻剿
既已損威矣湖省撫處又可失信乎彼黃金等
名之爲賊謀欲處治不但驚擾餘黨有乖撫馭
機宜而諸夷觀望將以原題

以依事理爲不足憑湖省上司所以曉諭之者
皆譴誘之術也如以黃金等雖從撫捕仍當論罪
盡法則待劉盆子以不死所謂蔡人卽吾人者
皆舛謬矣况夷方犬羊比之盆子蔡人情狀迥
異則黃金等宥而釋之以昭

曠蕩之仁亦非姑息也故拘拘治一二餘黨未
足以盡法而使 國家失信於諸夷實關係不
小且大信一失將來夷方有事必難處置矣川
中議論率多誇張以駭聽聞其實報私忿快目
前而不爲地方深長思也中虛仍欲據實題

請以明撫馭之體以安土夷之心未聽輕率謹
具此奉白乞台明裁示

荅耿楚侗

明公道德光輝風猷懋著虛心仰有年神交殊
切近世正學湮晦而講明或徒事口談惟公篤
於踐履闡發於深造自得之餘以主張斯道海
內搢紳罔不傾企而私淑之矧吳中人士親炙
儀刑坐春風而沐化雨其感發興起當何如也
道尊而教從公其學者之山斗乎虛再遊僊里

殊無毫寸裨補慙悚日積頃支羅之後生擒渠
魁撫處脅從掃蕩巢穴地方已平靖矣乃川中
當事者競忌而謗毀之以致槩被口語公論在
人是非難掩動心忍性益我實多但自惟踈庸
叨冒過分知足知止不敢久妨賢路耳方閉門
省愆蹶躅候代忽領翰誨宛然卽溫兼以佳貺
曷克當之感德意之甚渥愧先施之未能也使
旋謹此附謝尚容專布鄙悃乞照不備

荅戚南塘

公以壯猷雄氣懋著竒勲海上干城浙中保障
赫然名震一時吾鄉增重多矣僕嘗屈指計南
北帥領稱驍敢者或鮮方畧有機智者性則怯
焉謀勇兼資如公者不多見也又今之爲將者
始則竭心戮力求樹功名功成矣名就矣遂爲
私便之圖其桀黠者志驕氣盈矜能傲衆熟猾
者舞弊弄數推奸避難然則忠誠任事如公者
亦不多見也敬服敬服頃軍門以閩中寇亂借
麾下督兵往剿如公利器雖遇盤錯游刃有餘
行將大收掃蕩之功以慰中外之望但閩中之
賊勢可平而閩中之人心難定一戰必勝便如
破竹卽當明號令以約束我之兵士布威信以
解散彼之黨與彼黨旣散我兵無擾則閩中之
人將簞食迎師不必多殺以求功也一將功成
萬骨枯惟公念之深荷雅誼使旋敬此附謝兼
布鄙悃話言冗長幸高明亮之外具引忱

與張太岳閣老及本兵職方

施州添設兵備乃善後急務顧施州係湖省地

方兵備係湖省官員則建議題

請當以湖省爲主疏內稱會同四川省撫按者以兵備兼制川東數州縣不得不會同耳伏乞台明卽爲議覆若候四川撫按本到方議恐耽延遲緩又兵備官兼制各省州縣俱不聽隔省撫按節制各處皆然蓋一聽節制則有舉劾有舉劾則叅謁送迎往來奔走勢不容已施州遠在萬山之中去四川省城幾四千里皆山險崎嶇若兵備受川省撫按節制則疲於奔馳無暇日殊爲不便疏內不言及者以關涉會題難言也兵備議設僉事者以荆南已有分巡副使一員辰沅道兵備固設副使而分巡乃僉事也况荆瞿較之辰沅其邊務夷情輕重緩急不同又楚中各道守巡兵備原無一道設兩員副使者故施州兵備止設一僉事可也議荊州府添設通判撫夷而不及夔州者以施州屬荆南統轄而十四土司只聽楚之約束不肯聽蜀之號令也議節制永順保靖容美諸土司者以疆壤接聯

密邇也議兵備官不時巡歷巴東歸州夷陵一帶者以施州夷方土司環遶其習俗皆夷風若嚴以治之則不安或生他虞寬以馭之則不畏或至失體故令兵備官任劄於彼而又往來巡歷所屬內地州縣使得以伸縮動移操縱張弛如雷霆然時一震迅俾諸夷憚懾若日轟轟於其側則犬羊之性反玩而不畏矣議陞改荆門知州應存性與山知縣今陞審理吳廷翰者爲地方擇人耳且夷方孤懸僻遠道路極險非稍破格處之則人情不樂往也其吳廷翰兩任作縣俱有禦寇弭盜之績昨支羅之後在軍前効勞甚多今復委用會勘湖川兩省疆界田土凡施南一帶山川險易土夷情狀知之最熟卽將本官改撫夷通判誠與地方相宜若以王官例不可改則渠尚未赴任且以有用之才置之閑散之地良可惜也以上添設事宜咸據實備陳伏惟鈞裁主張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與張石洲大叅

敝邑僻在海濱不覩上官威儀者數十年矣是以積困重複饑饉流離欲控訴而末由也日者我公身親臨之備詢問閭閻所疾苦多方拯恤惓惓切切慈母之爲其赤子海濱遺氓得以更生者皆我公再造之力也且剔弊刷蠹洞燭微隱衆論翕然稱神明焉而裁革諸冗役每歲省八百餘金此皆百姓膏脂也俄頃之間威如雷霆惠如雨露公之作爲誠超出尋常萬萬矣匪佞匪諛減官併里萬望我公主張斯議倘破格一處則敝邑可以轉否無棣之人當世世荷戴恩德寧有窮哉丈地均糧仁政首務願公力行之

與朱鎮山都憲

敝邑凋疲年久加以去歲早荒獨甚百姓斃於饑餓及轉徙流離者十之六七今夏交復不收至五月始雨民間強勉播種乃迄今亢旱禾苗盡槁又絕望矣此時有家業者終日一食糠粥貧人皆食野菜不見顆粒餓殍僵仆道途僅存皮骨乞丐直入人家一不得食便舍命自盡良

民多變爲盜賊有數斗粟者亦皆被劫父子夫婦不顧戀子女鬻賣他邑爲奴僕婢妾者不可勝數乳哺之兒或棄擲路旁或投之井中或骨肉相泣因而對縊尸體暴露爲犬烏所殘食凡此情狀言之酸心見之流涕今城郭傾頽市肆停罷田廬荒廢村落丘墟滿目蕭條無復生意各鄉一二人戶稍有產業可依者亦甘心棄家逃去蓋俯仰旣不能贍又苦於賊盜之擾害差賦之征求力難支持勢須躲避今里分額設四十有三止存虛名縣學官雖全設七員而俸薪不給稅糧馬匹雖欲催徵無人辦納徒使在者速逃逃者不敢復歸耳敝邑僻在海隅原不及大邑一店鎮乃遭累歲荒歉人民逃散益不成縣治恐槩省諸邑其窮苦未有若海豐之甚者而海豐數十年來其饑饉未有若此時之甚者不知天何爲獨因此一方使斯民至此極也懇祈宏慈解倒懸之危慰雲霓之望倘蒙區區救濟庶見存之民肯戀故土已逃之衆或與歸思

此邑不至於廢者我公再造之力也台明洞燭
民隱軫念敝邑尤切固無俟於喋喋然疾痛則
呼父母乃子民之情不容已者緣北上期迫不
能躬詣臺下陳訴敢率塵電覽無任惶悚

答張石洲

海濱荒僻台駕再臨乃數十年所未見者竭心
殫慮拯恤困苦遺民殘喘垂斃復獲疲邑何幸
蒙此洪造耶功德隆厚豈但口碑頌之淪肌洽
骨之感當世世不忘矣不佞更荷旃幪受惠多

多重觀光儀促膝論心面命諄諄手教疊疊其
喜幸其感激又何如也顧我公望重資深簡擢
在邇宦軌分馳不知再得瞻顏聆誨又在何地
何時興言及此能不加慨虛才質庸劣所處踰
涯已知足矣卽當知止第塵紛未了不能卽超
然物外且隨緣消業以幻煉真待漏盡結解從
吾所好來諭云云敬服高朗但道人心性明徹
觸處了了普照圓覺雖處五濁惡世界豈礙清
淨如石中之玉沙中之金何妨精美不然縱處

蓬萊之上若一念有着未免復落人間若如來所云一切平等隨順不起愛憎情識則五濁便是清淨惡世界何異蓬萊也如何如何呵呵虛於十三日行矣將出門忽領翰貺仰荷至情倦倦何以爲報惟有銘刻而已抵陽信燈下謹裁此附使奉謝尚容另布鄙悃引領臺端日益遠矣曷勝馳戀之至

寄紫雲公

公超然物外。久息塵機。悟徹無生。抱真玄覽。向辱道誼。相與氣味。投合。悰洽。浹。啓發憤懣。受益良多。泮梗旣睽。蘭芬遂遠。離索增感。知已榮思。其若之何。邇來修道何似。偶靜中頗有所見。敢請教焉。夫大道自然。三教一致。故道家曰還虛。禪家曰虛無。儒家曰無爲。其致一而已矣。凡有作爲者。皆法也。術也。非道也。道惟自悟。術必師傳。術有口訣。道乃心印。卽玄門修煉。內丹化陽神。外丹點枯骨。白日翀舉。拔宅飛昇。雖至幾千萬歲而不還虛者。畢竟是術以延命。終非大

道。至于面壁還虛。只一任自然。何思何慮哉。乃知三氏聖祖。凡筆之于書。傳之于言者。皆是下學漸修之功。俱非上乘頓悟之道。開口便錯。舉念卽乖。着一念不得。着一句不得。拈花微笑。猶是多也。達磨西來。單傳直指。正以震旦皆有爲法耳。夫出離生死者。非長生不死也。不生不滅者。非此四大之身也。蓋凡有形象者。卽囿在數中。數有消長乘除。則囿在數中者。未有不盡者也。所以仙人未還虛了道。終不能越劫者。以其爲數所囿也。所以爲數所囿者。以其有形象也。仙人旣神化矣。而猶有形象者。以其有念也。有念則有我矣。有我則有形象矣。有形象則有數矣。有數則終歸于盡矣。終歸于盡者。畢竟是幻妄而非真常。不生不滅者也。旣非真常而終歸于盡。則幾百千萬歲。猶晝夜耳。孰爲壽。孰爲夭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太遲。故朝聞道朝死可矣。自今以往。生由他生。老由他老。病由他病。死由他死。如斯而已。高明以爲如何。

操存方

余多習氣病。因自立一方。曰操存。緣病有十二證。用藥十二品。對治之。隨證加減。不拘時服用。覺照一味。作引子。忌貪着昏散。蹉跎。

病證

名利	情慾	遲滯	惜吝	嗔愠	多慮
多疑	多語	好潔	好覽	買田	造舍
對證					

止足	雄劔	敏速	捨施	和平	寂然
豁如	寡默	喇闐	閉目	幾口	容膝
起名利心	以止足治之	起情慾念	以雄劔治之	酬應遲滯	以敏速治之
財物吝惜	以捨施治之	動嗔愠意	以和平治之	心有思慮	以寂然治之
心有疑惑	以豁如治之	纔言語	以寡默治之	意欲覽書	以閉目治之
所	欲潔淨	以喇闐治之	意欲覽書	以閉目治之	所
食不過幾口	欲買田	以幾口治之	所居不過容	膝	欲造舍
以容膝治之					

右每日十二時中或靜或動常自驗其病發卽用對證其藥治之須時時覺照此藥服之既久庶幾清心寡欲精神收斂塵累輕省習氣消磨學聖學佛或有根基若貪着昏散蹉跎不忌則藥力不純病根未除觸景便發終爲狼狽人矣。

怒箴

怒火旣熾心君弗寧肝木受傷脾土反乘上衝肺部下消腎經氣逆而亂血滯不行或作口歪

或作目盲或爲食噎或爲耳聾或成癱患或成背癱種種疾疾皆由怒生怒甲移乙乖戾其情處事過當應物失平怨由此積禍由此叢彼修性者寂寂惺惺苟或怒起雲遮月矇彼修命者凝神煉精苟或怒起畫棄前功損象懲忿聖訓明明不遷厥怒亞於大成爾小子兮鑒此丁寧

座右銘

不正之事勿思無益之事勿思已往之事勿思未來之事勿思

勿起無益之念。勿發無益之言。勿作無益之事。勿交無益之人。

罔談他人之短。莫論時政之失。

傳聞不可輕說。浮議不宜輕信。

性命之理。鬼神之機。不可輕論。

兵革之事。災變之徵。不可浪談。

聞人之譽。不可喜。如所譽不實。當自修焉。

聞人之毀。不可怒。若所毀有因。當自責焉。

戒子姪

世間多貧人。寒凍餓肌腹。爾輩何所爲。飽食住

暖屋。士子燈窗苦。商賈遠近逐。農夫終歲勤。工

作勞碌碌。差役賄錢難。遭刑滿家哭。禾稼未登

場。稅糧已催促。塞上荷戈兒。烽火常在日。彼登

仕路者。兢兢受拘束。畏讒愁謗毀。履險憂危辱。

紛紛術藝徒。往來不停足。爾輩蒙麻庇。日享安

閑福。既不勞心思。又不勞筋骨。爾輩發志願。各

各聽吾囑。念念要作善。事事莫怠忽。常着粗布

衣。常喫粗米粥。不可忘恩德。不可生怨讟。鬼神

有報應只爭遲與速丁寧勸爾輩爾輩肯聽不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岱宗谷公行狀

海豐谷公卒之次歲其子茂樅持公行實走
京師托余爲狀將求誌銘以規不朽余惟亡
嫂爲公長女余妹又爲公家婦不可謂不知
公者其何辭公諱中虛字子聲別號岱宗其
先世三河人

高皇時有德明者避兵海豐遂家焉生子良臣
良臣生文友文友生強強生通娶唐氏劉氏
皆早卒劉氏生中悅繼門氏生公及弟中涵

公幼而穎異七歲能文十二應邑考受上賞
時家貧益自奮勵手不釋卷恒讀至夜分瞋
目擁膝而坐同邑巨室楊君天寵者竒公曰
他日必爲國器遂妻以女延之家塾與今少
保楊公同視席相切劘共擅時名旣遊黌序
每試高等學憲呂江峰公素負望不輕許可
而特重公十八膺癸卯鄉薦明年成進士授
高陽令高陽人易公弱冠公省費剔蠹發奸
摘伏識殺人于蠅刀知布盜于問石獄有經
數十年不結者鞫得其情竟以枉釋御史胡
公矯矯風厲倉卒行縣試公以不備公諸事
井井覆試以疑獄立決大竒之曰老吏不如
也遂薦公召試臺省以年不應格授兵部職
方主事出守山海關朝鮮入貢私饋毫無所
受且懇懇喻貢使以忠義聞其國人爲立石
江岸而生祠之關制禁馬本部侍郎范令家
丁帶馬數十入關公竟爲遮留譏察甚嚴三
載考績封父如其官母門氏爲安人尋陞

車駕員外戶式選署郎中滿六載實授車駕
郎中執法不畏強禦如貴勢以非例索符驗
將官賂權姦計戰馬皆不與本部聶公初雖
不憚公久之亦服其特立陞山西副使兵備
潞安時陶真人得幸請建石橋於漳河旣發
內帑萬金仍命工部置簿差真人門下道士
覓緣道士以真人勢驕縱率其姪併無藉數
十人至潞安屬邑沿鄉歷戶強索布施恣意
赫詐加之賦役煩興民疲於奔命公至拘道
士於橋所收其簿選官督理刻期報完地方
乃寧攝廉憲值開府失軍士心脫巾呼噪火
光燭天逼開府甚迫衆愴惶無措公從容運
籌躬帥官軍撲滅旦夕而功成焉未幾虜數
萬騎入犯公守寧武晝夜不解甲者月餘賊
至詢知守者爲公齧指號衆不得攻擊寧武
遂無恙進浙江參政轉按察使時臺省建白
浙餉費冗當減十分之四
命下都御史趙卽欲減以契

上旨公曰食者民之命減則變生事貴萬全機
宜慎密請汰老弱定營制卒有思鄉者悉厚
賞而歸之是無減餉之名而有其實矣趙用
其計不動聲色而消變於未然癸亥進湖廣
右布政陞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龍州土酋
薛兆乾叛亂

上命公討公選將分兵各據要害諸路應援合
擊大破之擒其首惡卽出令曰毋以殺爲功
殲渠魁耳脅從罔治卒不血刃而反側底平
復相機宜弭後患而於松潘威茂尤加意捷
聞有精鏐織綺之

錫未幾改撫湖廣值歲災公條陳救荒策五
上皆嘉納奉

詔平黃中僉欲勦除公獨主招撫中乃率其
族類焚香羅拜感泣授首所全活者數十萬
夙夜計所以永終如移黃州兵備於荊州分
支羅田地作施州衛屯添設兵備鎮其處諸
如此類規畫周至賊黨悉平本兵覆上公功

曰平一方上難於笑談活數萬生靈於默運
收功甚偉獨斷爲多

莊皇帝偉公功賜白金文綺進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未受代以外艱歸服闋仍以故官撫
浙公三蒞浙悉其利弊章凡二十餘上俱報
可先是倭寇毒南服必自外洋分艚登岸公
旣整練陸兵乃躬歷海上飭武備授方畧創
設外洋水兵戰船遊哨往來寇不得便倭患
以息陞兵部右侍郎虜酋執叛効順

上賜白金文綺陞俸一級進左侍郎考滿封三
代爲左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署堂事時北
虜乞封求市邊臣請互市以順夷情政府陰
主之

上命百官會議公獨曰靡國費而奉犬羊非完
策也堂堂天朝下與夷酋互市損國威以兆
無厭之求擾邊民以開不靖之端况建言開
馬市

國制且有幾刑不可衆以公言入報政府政

府不悅邊。復欲以廣鍋充市政府業許公
謂硝黃鐵器不許通夷律有明禁若以廣鍋
生鐵蝨虜不知鍛鍊則彼中堅利兵器非從
爐爍中來耶乞命邊臣鎔試如練成剛鐵堪
作器械卽嚴加禁止決不可拘執初議曲徇
虜情若求了事于目前不思貽患於後日非
爲國之忠謀也疏上政府益憾承風旨者遂
毀公公四疏乞歸田里杜門靜攝不與時事
優游卒歲惟孝與耕捐地爲義田以贍族之
貧乏者居家十四年曾不以一私干公府部
御史傳公希摯趙公賢臺省張公煥劉公不
息巡按俞公一貫王公藻各上疏乞叙用公
公力上書辭不起公爲人嚴整不事紛華性
尚儉官雖三品而蔬布猶儒生學得二氏窳
寘以故最不喜殺生非祭祀賓客雖生魚活
蟬必放之而不忍食持身端謹慮事精詳卽
細微必其難其慎遇大變故却處之裕如不
驚不亂而卒以濟敷歷中外二十八年風

采獨持巖曰高嶽並權勢臨之亦執正不阿
隨居常志古賢哲行事於我

朝特慕薛文清公而私淑之乃梓其要語行
於世所著奏議詩文類不存稿卒之前一日
拜別太夫人托子婦以家事出郊園觀花園
碁盃酒談笑間怡然長往先事預知豈公之
精明神識得於靜定者然耶公生於嘉靖乙
酉六月二日卒於萬曆乙酉五月十五日享
年六十有一配楊氏封淑人少保楊公之姑

生子三長茂椿右府都事娶余妹為端肅公

長孫女次茂楠邑庠生娶寧津王副使女椿

楠王氏皆早卒次茂樅庠生仕至上林苑監署丞娶濟

南殷文莊公女女一適余兄工部郎中昕孫

男炳庠生茂椿出遷喬廩生世喬俱茂樅出公卒之明年撫

按以卹典請

上命如例給葬遣布政司堂上官臨祭之茲將
以十五年 月 日葬公於邑南我樂河之
上敢為 右以俟

鴻筆

賜進士翰林院

國史檢討德平葛曦撰

少司馬谷公後集終



少司馬谷公文集跋

伏念麟不孝生一歲而

先太宜人見背七八歲間及拜

外祖父母于司馬里策云

司馬公門不施行馬庭惟走雙鶴

衣不畜蠶食不割肉日兀坐後園

小樓中雖密戚子姓弗時時見人

或叩生平官業嗒然一笑謝之諸
所著述無存稿也既化去三十餘
年公少孫茂才遷喬檢錄公一二
手蹟屬麟校諸梓以傳嗚呼以公
閱世故蚤障徹文字業淨勲名神
返元化矣何事于此至以世而閱
公又自安懷紀太常奏議載

國史孝友垂社祀也而又何事乎
此音容如在源源紓飲捲之思馨
欵常存開卷啓繩武之志是則麟
與喬輯梓之意云爾

天啓元年歲次辛酉上元吉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戶部山西清
吏司郎中奉

勅總理宣府等處糧儲不肖外孫葛
如麟頓首謹書



